

蔡楚生文集

「第三卷」
日记卷

蔡楚生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蔡楚生文集

[第三卷]

日记卷



蔡楚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楚生文集. 第3卷, 日记卷/蔡楚生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6

ISBN 7-5043-4931-3

I. 蔡... II. 蔡... III. ①蔡楚生(1937~1952)
—文集②蔡楚生(1937~1952) —日记
IV. J911-53②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304 号

蔡楚生创作年表

- 1932年 在联华影业公司完成第一部独立编导的影片《南国之春》；下半年完成影片《粉红色的梦》；与“联华”同人拍摄了抗日题材影片《共赴国难》，并创作电影剧本《春潮》。
- 1933年 完成标志自己思想转变的力作《都会的早晨》。
- 1934年 完成影片《渔光曲》，创下连映84天的国产影片最高纪录；创作电影剧本《飞花村》。
- 1935年 完成影片《新女性》；《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影展获荣誉奖，成为第一部在国际获奖的中国影片。
- 1936年 完成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迷途的羔羊》；在集锦式影片《联华交响曲》中创作了《两毛钱》的剧本，编导了《小五义》。
- 1937年 完成了影片《王老五》。
- 1937年 抗战爆发后，第一次南下香港，与司徒慧敏共同创作影片《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的剧本。
- 1938年 完成大地影业公司第一部故事片《孤岛天堂》。
- 1940年 参加新生影片公司工作，编导影片《前程万里》；着手创作电影剧本《南海风云》。
- 1943年 完成五幕大型话剧《自由港》。
- 1946年 参与组建昆仑影业公司。
- 1947年 完成与郑君里联合编导的现实主义史诗巨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包括前集《八年离乱》和后集《天亮前后》）。
- 1948年 创作电影剧本《西湖春晓》；同年第二次南下香港，参与南国影业公司的筹建，并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
- 1949年 发起粤语片清洁运动。5月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任文化部电影局艺委会主任。
- 1955年 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
- 195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
- 1957年 开始修改《南海风云》剧本，后改名为《南海潮》（与陈残云、王为一合作）。
- 1958年 《南海潮》交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与王为一共同导演）；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 1960年 当选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
- 1962年 《南海潮》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完成上映。

蔡楚生文集

编委会主任

蔡东士

编委会副主任

朱小丹 程季华

编委

蔡东士 朱小丹 程季华

方健宏 蔡小云 蔡明

周建平 朱天纬

主编

蔡小云 朱天纬

策划

张建勇

资料提供

郑培为 戴小兰

责任编辑

聂珊珊

封面设计

王焰 周五

一九三二年左右友人郑
崇兰先生为余摄于此
在上海静安寺之雪鸿照

相馆距今已廿年时年
岁方十人照片以已无存

蔡楚生文集

第三卷 日记卷

目录

日记摘编

一九三七年	(1)
一九三八年	(6)
一九三九年	(82)
一九四〇年	(157)
一九四一年	(221)
一九四二年	(231)
一九四七年	(232)
一九四八年	(236)
一九四九年	(248)
一九五〇年	(332)
一九五一年	(389)
一九五二年	(423)



一九三七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自从“八·一三”战争爆发以后，我每天都在不安定中过日子，朋友们分头出发到前线或是四川、汉口等内地去了，剩下的只是些有特殊关系和家庭牵累而不能走的。我虽然已经和友六、慧敏两人约好有香港之行，但为着整理好一部纪录片，结果还是逗留在此地。

直到十一月九日我军退出上海地带，租界当局受到日军的威胁，在租界上做种种活动已不可能；而且还数度盛传日军有一份什么名单，要逮捕抗日分子的话。看情形，虽然自己渺小得可怜，但三十六策，走为上策，决定还是抛开一切现在已定的计划，到香港去闯闯为好。

得知我要赴港，上午来访的朋友有季琳、秀岑、勇石、元圻和子春弟等，应酬有点忙碌。十二时半到码头，船约下午二时开。

南望南市，还是火光烛天，东望浦东，也还在燃烧，当国难这样严重的时候，望着这十几年寄迹于是的上海，一点点在向后退去，真有说不出的痛苦！

船走在黄浦江中，四望都是战争的残迹，船上的人，都在密切地注意这些不容易看见的情境。日军的兵船是前后衔接，布满江中，而且常向我们的船打千里镜，似乎在探视些什么。不久，有一条小船载些日军从船边



绕过，一架水上飞机从船的上空掠过江面，一切都好像带着威胁的作用。

同船的人除张光宇、张振宇、丁聪、金仲华、陈娟娟、娟娟的外婆、朱血花、白鸿基、李大深、章乃器、张志让、潘公展、胡蝶、潘有声这些认识的人之外，还有杜月笙、俞市长、郭沫若这些人物。多数都是因为上海情形恶化，而想避赴香港或是汉口工作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由张志让先生的介绍，我认识邹韬奋先生，虽然以前大家一起开过会，但没有正式介绍过。下午，在船面上和他谈到政治的现状和电影的状况，充分感觉得到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学者。

晚上我和陈宏年两人坐在头等的休息室里听音乐，但张（志让）、邹（韬奋）、金（仲华）、张（光宇）四位却去找我。后来他们找不到，回到上面来，大家才碰头了。这时又有一位姓郝的朋友，来加入我们谈话，他对政治、军事的见解，更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听到许多不易多得的谈话。谈话一直继续到晚上十点多钟才休息。

十一月二十九日

船到七点半才靠岸，在入港前，我们都到舱面上看香港夜景：灯光灿烂，繁星万点，真如一株横卧的、盛装的圣诞树，这种景色，在我是很少见到的。

十几年前也到达此地，那时靠岸记得是在黄昏，所得的印象，是一座精工的假山。

船靠岸后，因为我先期已有电报到港，所以前来接船的人有友六、慧敏、廖鸿明、苏怡、李清、君超、白璐、龙凌等八人，大家都狂呼一阵，但是，以我这

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竟劳朋友们前来等候，心里有说不出的惭愧。

因为司徒慧敏已经在“新新”开好二〇五号的房间，就乘汽车到旅馆。大家互相报告一些情况，后来就出去喝茶。喝茶是这里人的每日必不可少的一课，薪给阶级，所得的差不多一半耗于此，真是叫人慨叹！

十一月三十日

中午大家到“大同”去喝茶，同座有谭友六、廖鸿明、李清、龙凌、张翼、灼灼、司徒慧敏等，一共是八块多钱，似乎太贵了！

晚苏怡、慧敏在广州饭店请客，同座有马师曾、谭兰卿、孙瑜、陈云裳、汤晓丹、熊辉、友六、张翼、灼灼等二十几个人，相当热闹，结果我是被啤酒灌醉了，拼命想睡觉。一共花了近百块钱，贵得可惊。

十二月一日

预备到各影片公司去参观。先后参观过“全球”、“南洋”，“全球”的设备还不错，但是现在正是停工时期，显得萧条，好的是山、水俱全，缺点是露天摄影场太少。场中还留着焦土抗战的战场景未拆。“南洋”是“天一”的后身，邵氏兄弟所办，场地都相当大。出来以后，到司徒慧敏家里去，和苏（怡）、谭（兰卿）、廖（鸿明）谈新组织的前途，并决定定名为“新时代影业公司”，我的戏定为《南海风云》，其他虽定，但尚未能算数。

十二月二日

明健邀我们前往参加港沪文化人座谈会，为着认识这里的文化人，我和西苓、友六、丁聪（在路上碰到才同行的）等前往参加。地址在安乐园，



市声非常嘈杂，到四点多人才到齐，在港沪两方的报告中，我也略略报告上海影界的情况和对前途的展望。会上成立一个“交通站”，结果我被举为七个人之一，要摆脱是不可能的，在稍加说明以后，我也就不声响了。

散会时已经八点钟，我和老谭渡海返九龙，想去看戏没看成，苏怡和廖兄来，谈了一些关于新组织的事情。

十二月五日

下午一时余，和友六步行到西洋菜街看罗明佑先生，罗先生风度依然，不减当年；并遇到朱树洪、苏怡诸人。从谈话中，知道罗对电影事业还是雄心未死，在华南这样混沌的局面中，实在是值得告慰的事情。

四时过海，在六国饭店中开联络委员的谈话会，在座的有香港的连贯、吴埃、新波、陈烟桥、流萤、吴华胥和上海来的郁风，日本来的吕润璧。谈到文化工作方面的很多问题，并决定设立四个通讯站。

十二月七日

过海到香港仔去收集《南海风云》的材料。兜了不知多少山头，沿途的风景真是看之不尽，可惜就是山岭险峻，随时都叫人提心吊胆。

傍晚，苏怡把我们带到阿方的船上，我们想知道一些渔区的情况，但向他们探问，他们却答非所问，怕是人多不肯讲。所以我和慧敏决定留住船上，其他人先回去。

晚上，我们二人去访问苏怡认识的姓张的姑娘，由她介绍到余乐别墅去访问一个姓郑的渔民。余乐别墅是渔民解除苦闷的赌博机关，碰到了一个难说话的老头子，他什么都不肯讲，我们扫兴而归。但从那老头子的口中，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渔民协进会”的组织，因此决定明天再去访问。

十二月八日

十一点多钟，去访问昨晚老头所说的“渔民协进会”，碰到黄海志先生。他是渔民子弟学校的校长，对一切的认识，都正确得使我们惊喜莫名，他叫他的学生唱《渔光曲》给我们听，使我们受了很大的感动。

他带我们到一个农民散聚的地方，我叫它是“沙漠的绿洲”——指前面已干的海，风景非常优美。我决定将来在那里拍戏。

从他的谈话中，使我对渔民的生活有极深刻的认识，所得的素材也非常丰富，于是《南海风云》的剧本，大概是可以确定的了。

十二月十日

九点起身，因昨晚和司徒约好，所以又到他家里。从上午谈《国防第一线》，一直谈到傍晚，还没谈完。

几位朋友来告，苏怡约我们到他家吃饭。在苏怡家吃完晚饭，大家决定将《国防第一线》的名字改为《血溅宝山城》。

回到司徒家里，将《血溅宝山城》谈完，并把演员表列出，已是深夜十一时余。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午后，和敏兄约好谈《宝山城》中的汉奸问题。头痛已愈。

下午四时，和苏怡兄赴弥敦访邢少梅兄，旋出；过海往大东酒店参加香港文化人所召集的聚餐会。同席有章乃器、史良、茅盾夫妇、萨空了、严谔声等，诸人均有所论述，我也作半小时之发言。



5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月二日

闻夏衍自沪来，遂与苏怡、友六、慧敏三兄往视之于“大东”，并晤潘汉年。约晚七时，同往“新纪元”参加聚餐会。旋回“大同”饮茶，晤廖承志等，畅谈二小时左右，相偕至“新世界”观怡兄所导演之《龙城飞将》。七时至“新纪元”，同座二十余人，有汉年、承志、茅盾夫妇、夏衍、王纪元、罗菊甫、郁风、友六、慧敏、苏怡等。

一月四日

六时起身，与怡兄过海乘“佛山轮”入粤，同船有茅盾夫妇，萨空了、严谔声、吴涵真等，颇不寂寞。下午二时半抵广州。

往“新亚”，在问讯处晤吴一山，请其通知祝秀侠、张谔等。登楼，忽见尚冠武等坐于客厅中，为之大愕，盖彼等亦于今日由北战场来粤也。彼等同来的有费穆、吴永刚、屠恒福、严斐、刘琼、周达明、薛伯青等，相见甚欢。我等住 715 号。

晚参加南北各处文化人联合聚餐会，作简短演说。

夜与费兄等谈至十二时，旋与吴、屠、周、尚、苏至一小餐馆中饮五加皮。

夜二时，灯火全熄，全市漆黑。有敌机来袭警报，唯市人因久而惯之，故有七鬯不惊之概。

一月五日

二时返旅舍，在 712 号中看郭沫若、黎明健（即于立群）写字。与一八炮手吴履逊及旧识陈辅国（现为国华胶厂主持人）两人谈向当局接洽垫款事，履逊应允于次日介绍往见欧阳驹等。

入夜，请郭沫若书“南海风云”四字，以备他日之用。

一月六日

十时余，履逊及辅国两人来，共乘辅国自备之汽车，同至省政府晤秘书长欧阳驹，谈关于影业状况及拟请省府拨款事。欧阳颇示同意，惟云须先与宣传主任钟天心接洽，再在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提出，才能作最后之决定。

下午二时，赴宣传部会晤钟天心、赵如琳诸人，尚未得要领。

五时偕文化人二十余，送郭沫若、于立群北上赴汉。

夜往访茅盾夫妇于爱群酒店，并请其书“南海风云”四字。

一月七日

九时，与夏衍兄同被邀请到知用中学之戏剧座谈会上作公开演讲。我讲一小时余，夏以语言多所隔阂，故仅讲十余分钟。

返后，与苏怡兄往《民族日报》主持人王菊圃处，谈一时余出。又往访陈洪元。



一月八日

晨九时，李煦寰以漂亮的自备汽车来接，赴党政军民众训练班演说，空气极为严肃，我处之泰然。十时途返“新亚”，祝秀侠、任毕明两君来谈天，旋即偕二位过河南赴省主席吴铁城之宴。同座有夏衍、苏怡、任毕明、祝秀侠共十二人。饭后畅谈华南形势。席间下级人员来报敌机十三架前来轰炸，诸人皆谈笑自若，不以为意。一时余始辞出。

一月十日

七时余搭东安轮返港。同行者有高、屠、刘、严。下午二时半抵香港，在码头上遇吴永刚，及由汉飞港拍《貂蝉》的金山、魏鹤龄、顾而已等。

晚，司徒慧敏、廖鸿明、谭友六来，谈赴省经过。

一月十一日

下午在“全球”看纪录片之材料，晚，开始整理《中国自卫战》纪录片。

夜阅《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

一月十七日

《中国自卫战》材料自整理以来，尚未加编排，今日将次序整好，乃觉皇皇大观，未可轻视。一日未出门。



一月二十日

写《自卫战》字幕。

托廖鸿明购一毛毯，夜彼带来，极好。惟为日货之改装者，乃令人起不快之感。

在“全球”与留港“联华”同仁摄影。

一月三十一日

预于后日返汕，今晨出买饼、筐等。

下午，鸿明兄与其两弟来拜年，敏兄亦至。彼等同赴敏家，我则独留整理字幕。

全日鞭炮不绝，入夜尤足令人憎厌。国难如此严重，所谓中国人者如此梦梦，可叹！

二月三日 重履七年未见之汕头

十二时抵汕，上岸由脚夫肩行李赴店（按，即纶章百货批发店，在汕头市万安街，为蔡之父与郭熙圃合作经营）。全市寂寞如入无人之境，盖正值敌机又来轰炸，且在新年也。

淑利及阿东在店，彼两人已高大至不能令我再识；父亲（按，名蔡纯甫，1882年生，1942年卒）略苍老，但精神尚佳。

与淑利至东江影片公司向林学勤君取鸿明兄之百元，其招待颇殷，可感也。既出，赴怀安街洽记行访世雄兄，及应时兄之七叔，稍谈即返店中。

欧华祺兄来访，乃同往其光华公司，适日机又来，警报骤作，市民奔逃者甚慌张，我则毫不置意。

二月四日

今日为农历戊寅年元月之初五。

晨七时，与父亲、三弟由挑夫挑行李，赴码头搭船返乡。船颇小，约八时余将行，忽闻空袭警报，无经验者乃大起恐慌。

途中见日机在和平桥上盘旋，乃停于岸边暂避，机去船再行。

七年未见之故居仍如旧状，家人及邻居见我至，均甚欢喜，前来问候者甚多。母亲虽缺数齿，但精神甚健，可慰。允明、甲余、再余、淑明、碧珠均已长大成人，苟于路上相遇，当不能识。梦兰十二岁，彼四岁我即赴沪，今亦勿能复识，惟因其出世时脐带被误断，致较瘦弱，此时虽已略佳，但仍使我内疚不已。

海棠（按，后改名海云）——妻（林银菊，又名黛红）怀之我即出门，故至今始见面。但见其面目清秀，长发半遮其额，已居然一“小娘仔”，尤使我为之惭恧不已！

其母至康健，使我安慰不少。彼心地至良善，尤勤谨，故已为家中万不可缺少之小主妇。

二月九日

拟于晚间为国波祖叔饯行，嘱允明与再余赴玉峡购菜物——此间购菜物最少须赴旗北或谷饶、玉峡，行数里或数十里，不便甚矣。

买来的纸烟为老刀牌，此物销售中国农村中已达数十年，英国经济侵略之普遍，于此可见一斑。

抽纸烟之习惯，我自1930年在“明星”与郑正秋先生摄《桃花湖》时，因工作日达二十余小时，故非以此刺激不可，后遂不可戒，至今已将